



二十一世紀  
西行漫記  
馮煒光

「今日走過了所有的彎路，從此人生是坦途。」這彎路說的是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（塔縣）的盤龍古道。這條海拔三千一百五十八米的公路，由山腳一直盤旋到山頂，是遊塔縣必到的景點。獲塔縣酒店員工的指點，把導航定在瓦恰村，這樣便可以由盤龍古道的底部先仰望其氣勢，也可以讓「兒子」（筆者的航拍機呢稱）大飽眼福。

由酒店出發後不久，先走入大山裏。和北疆大山的秀美、雲杉環繞很不同，南疆的大山雄奇挺拔，異常壯觀。然而，筆者一人一車在這訊號不強的帕米爾山區內自駕，若車因故失靈，有點叫天不應的感覺，也不可能再找千里之外的伊寧吳先生打救了。

努力是有回報的，筆者不久出了山區，在旅遊中心吃過午飯，便到了盤龍古道山腳。盤龍古道景區也很逗，在山腳把上面這句話寫在路牌上。香港的編輯們通過朋友圈和我一起爬這條路，之後也盡是坦途。有香港的朋友透過微信問我，要多長時間

# 遊走盤龍古道與瓦罕走廊

爬完。筆者特意算一下時間，車以規定的時速三十公里爬上去，約十二分鐘便爬到圖中的頂部，上面寫着「小盤龍觀點台」。筆者頓感納悶，難道這條路還盤得不夠「大」，只能稱作「小」？筆者沿公路往山裏走，才知道在大山把視野阻隔下，真的還有一條路要盤旋。筆者也算了一下，隱藏在山裏的「大盤龍」需時約三十分鐘，而且越往上走天氣越差，還頓感寒冷。到了山頂，又要盤旋而下，下山需時約二十八分鐘。之後便是一馬平川，而且陽光普照，頓感暖和。

筆者在山腳時，把導航定到克克吐魯克村，因為筆者想走瓦罕走廊（中國段）。讀者可能對這地名不大了解。筆者也是近日看媒體介紹阿富汗近況，才知阿富汗有一部分像手一樣的土地伸向我國邊境，這便是瓦罕走廊（阿富汗段）。當筆者知道塔縣是我國唯一一個毗鄰三個外國的縣時，便很想來這裏，尤其跑跑我國段的瓦罕走廊。

皇天不負有心人，筆者終於來到這裏，但在路牌下產生了「向左走、向右走」的疑惑。朋友們都

很幫忙，一起和我在微信玩這「遊戲」。最後筆者往阿富汗方向奔去，因為上述的克克吐魯克村正是我國瓦罕走廊最西的鄉村。筆者跑過我國最西的城市喀什，還想跑一下喀什地區最西的鄉村。可惜進村之前有個公安檢查站，公安說除非是施工隊，否則申請了邊防證也不給進。筆者心想，總算跑了一大段瓦罕走廊，庶幾近矣，便開心折返。

回說這個走廊，筆者應是香港先行者之一，因為極少港人來過塔縣，而瓦罕走廊以前是禁區，近日才開放的。但我國的先行者則是四世紀時的法顯大師，大師是在六十多歲時通過這走廊到天竺取經的。而最知名度的「走廊旅行者」則要數唐朝的玄奘大師。筆者跑瓦罕走廊時，還見到由馮其庸教授親自考證出來的玄奘法師經行處。遙望遠處有強光的山隘，便是直通阿富汗的走廊。

筆者在這平台遙想當年玄奘大師攜帶大量佛經從此處東歸，忍不住發思古之幽情。矗立這石碑的平台也被譽為「佛教之門」，佛教當年便是通過瓦罕走廊傳入我國，故香港的佛教徒或對佛學有興趣



▲把導航定在瓦恰村，這樣便可以由盤龍古道的底部先仰望古道氣勢。 作者供圖

人士，不妨來這裏走走。據說明年塔縣機場便會落成，屆時便不用像筆者般由喀什跑近三百公里山路進來。不過，塔縣和瓦罕走廊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，朋友們來此地，要注意高山反應。

塔縣是塔吉克族聚居之地，這裏有四萬塔族同胞分布在廣袤的二萬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（相當於二十多個香港）。塔吉克族是出了名的多美女，筆者在午餐時便遇到一位服務員。有朋友問「有沒有她不戴口罩的照片」，筆者反而認為，多點想像空間會更美。未知讀者以為然否？

# 孤獨：理查·葉慈《十一種孤獨》

孤獨，哪怕只有一種，也嫌多，還要來十一種？

理查·葉慈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《十一種孤獨》不是叫人無病呻吟，煽情於彼此的寂寞，卻是教人透過城市中不同處境的人物與遭遇，明白孤獨的本質——不被理解。

美國作家理查·葉慈於一九二二年出版《十一種孤獨》，此書的故事就是以當時二戰後的一九五〇、六〇年代的美國作背景。這歷史背景之特別，在於二戰後的美國正處於科技進步、經濟向好的發展，再加上國際間趨向和平的進程，一切欣欣向榮，美國社會本應是美好而樂融融的。但，葉慈告訴你：在繁華與安定之中，人類的問題不再是飢餓、戰爭，而在於人的內心。

孤獨，是一種文明病。

「如果我的作品有什麼主題。」葉慈說道：「我只想有簡單的一個：人都是孤獨的，沒有人逃脫得了，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。」《十一種孤獨》描繪了十一個戰後城市人。從轉校生、丈夫長期住院的妻子、退伍軍人、新婚妻子，以至懷才不遇的作家等等，葉慈寫出了各有因由的孤獨。

其中，《愛找苦頭吃的人》講述一個習慣失敗的人，他一輩子都沒有什麼時候是勝利者，卻總是想着怎樣體面地失敗。在九歲時，主角彷彿已經領略到這道理，「玩警察抓小偷的遊戲唯一令人滿足的一刻是假裝中槍，揪着心口」，「有好一陣子覺得倒下去死掉是全世界最浪漫的事」。誰要假裝中槍死掉？就是被抓到的、輸掉了遊戲的小偷，但主角告訴自己樂在其中。之後，主角面對婚姻、面對被開除，沒有人嘗試理解他的感受，而他只好繼續告訴自己：要樂在其中，演出好那一段假裝中槍的好



讀書關鍵詞  
米哈

戲。

一個不成功的人，彷彿失去了被理解的資格，而病人，也有類似遭遇。在《舊的不去》，主角是一名長期住院院的結核病人。在肺結核大樓，病人「多的是自成一格的無聊」，他們說笑話，重複舊日的事，不過是掩飾他們與世隔絕、與社會脫節的慘況。然而，種種裝瘋賣傻的假笑，始終無法沖淡主角內心的、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苦：他是一名父親，他心愛的女兒出了狀況，但他除了讀信，什麼都做不了。

人的孤獨，在於不被理解。他人無法理解你的失敗，無法體會你的無力，也可能無法明白你的才華。《十一種孤獨》的最後一個故事是《建築工人》，彷彿是葉慈的夫子自道。葉慈曾經是公關部寫手，也是代筆寫手，而這故事的主角也是一名代筆。主角是一名財經新聞編寫員，以海明威為榜樣，想成為一名自信的作家，他的理想彷彿只有他自己一個人認同。一個「作家書寫作家」的故事，何以「建築工人」為題呢？因為故事中有個著名的比喻：

寫作就像蓋房子，「房子一定要有屋頂，但你要是先蓋屋頂，麻煩就大了對吧？蓋屋頂之前，你得先蓋牆壁。在蓋牆壁之前要先鋪地基——一個步驟都不能省。鋪地基之前要用推土機去夷平，然後在地上挖出一個適當的洞」，但「窗戶在哪裏？問題就是這個。光要怎麼進來？」

如果《十一種孤獨》是一所可以引出光芒、療愈孤獨的房子，它的光在哪？未必從精緻的窗戶而來，也絕不來自破陋的裂縫，卻可能是那屋子內的溫暖火爐，散發光，照亮自己的內心。若沒有人理解自己，我們就去懂得自己的孤獨、自己內心的光。



HK人與事  
黃虹堅

出門在外，家人讓我買個公司三文治，便打算到快餐店買一份。家人反對：不不不！就要家附近那家茶餐廳的。

不就是三文治嗎？在兩片麵包中間夾煎雞蛋和火腿，再塞片生菜。公司三文治就在麵包表面加兩刀一分為四，再杵四支牙籤，方便公司同事分而食之。

後來才明白家人堅持得有理。這家茶餐廳的公司三文治果真是絕：三層麵包烤得焦香鬆軟；第一層下是番茄片、生菜絲、煎火腿、煎午餐肉，第二層下是酸黃瓜、炸豬排和煎雞蛋。煎炸的肉滲着肉汁，不乾；煎雞蛋香軟適中，不老；番茄、生菜絲和酸黃瓜片和着沙律醬，注入了一股酸爽。咬進嘴裏，各種味道溫柔地融和成極佳的口感。用料豐富、技藝一流的層層食材，傳達出這家店對每道工序的一絲不苟。

搬到這屋邨十幾年，眼見各家茶餐廳、粥粉麵店、連鎖快餐店、特色小吃店「一雞死一雞鳴」，許多還裝修得美輪美奐的。惟這家沒怎麼裝修的茶餐廳屹立不倒，它沒吊天花板，任各種管道在水泥屋頂縱橫穿越，再塗以黑色遮污擋垢。大堂兩邊廂座的假皮椅背已開裂掉渣，中間一排木桌椅也掉色了。店家似乎任由它們老殘下去，大有不靠顏值吃飯的自信。若說還算有點時尚，那就是兩列半圓形、亮光柔和的磨砂吊燈了。

這家茶餐廳的氣定神閒來自它經營有道：品種多，味道足。打開菜牌，大類別的中、西式品種有二三十種，每大類下又分有多個小類別。光是三文治大類下就有十四五種花樣，飯、麵、粉的分類也多得人眼花繚亂。中式碟頭飯（蓋澆飯）連飯帶碟的就有二十多款，菜式很家常：西芹雞柳、涼瓜排骨、豉

# 香港茶餐廳

椒鮮魷……點個碟頭飯套餐，還常附送咖啡奶茶或是例湯。這湯常是真實材料的玉米紅蘿蔔豬骨湯、霸王花瘦肉南北杏湯。時令趕巧，還有西洋菜陳腎煲豬腩湯呢。那種真正的廣東老火湯滋味，在家裏也未必煲得出來。

只是所有的茶餐廳都不賣粥品，原因叫人琢磨不透。

這家茶餐廳供應早午晚三餐，下午三到六點還加個下午茶餐。其形式介乎飯店與大牌檔，價錢較飯店便宜，看去比大牌檔乾淨，菜品充滿了市井巷陌的煙火氣，故成不少香港人的日常選擇。一些「模範」（無飯）家庭，三頓多靠它解決。作為家常便飯，這兒的性價比要高於快餐店、酒樓和飯店。

其食客來源廣泛，午飯更是八面來客。除了街坊，也有在附近上班的白領、中學生、貨車司機、快遞小哥、街市阿姐和做搬運的阿哥阿叔。進來一坐下，餐廳服務員把一杯免費茶水往桌上帶響聲地一頓，即掏出小本和筆：「吃什麼？」他們臉上寫滿了辛勞，勤快的筆頭下單時寫下的「立甲反」（臘鴨飯）、「O水」（檸檬水）、「OT」（檸茶），更展現出茶餐廳獨樹一幟的文字風格。牛記登記（牛仔褲和T恤）者來此固似賓至如歸，西裝革履者也從無不適。同坐一桌，各自埋單。生人之間高興就扯兩句；不想說話也可沉默到底。

有了這些食客基本盤、出品的口碑與隨意的氛圍，這家茶餐廳便長做長有了。

香港茶餐廳之風颯到內地，招牌也掛到了大小城鎮。為強調貨真價實，有的還特意打出香港地名：九龍茶餐廳、旺角茶餐廳、新界茶餐廳……赫然就叫「香港茶餐廳」的，也見過幾家。足見香港茶餐廳的味道，在內地坊間是一段佳話。

我不時到內地一家茶餐廳小坐，其裝修追求歷史感而造新如舊，坐着也舒服。其品種比香港的少，出品也不夠正宗。香港茶餐廳的咖喱牛肉麵，牛肉片都切得很有觀感，一片片的看着清楚分明，吃着彈牙實在。這家的牛肉卻切成了肉丁，還來不及體會味道，肉早已難見蹤影。但這家茶餐廳也發展出香港沒有一些品種，增加了一些西式新點，看上去精緻可愛。其門面正處交通旺區，吸引了過往旅人，還吸引了來嘆情調來拍拖的小哥哥小姐姐，看去也是客似雲來，生意當是不錯。茶餐廳的生存之道，應是出品至上，合乎當地消費習慣。「白貓黑貓，逮到老鼠的就是好貓」，智慧永不過時；「南橘北枳」也有恆常道理。

香港茶餐廳的味道，就是香港的味道，大眾化的味道，也是家的味道。說及香港「吃」的文化，「茶餐廳」應是繞不過去的一道鮮明風景。



▲香港動畫片《麥兜》中有不少關於茶餐廳的場景。 影片截圖

# 加國又到派「糖」時

我在加拿大生活經年，參與三級政府的選舉投票不知多少次，單聯邦總理就見識了七位（勝出的政黨黨魁就任總理）。執政時間長的十年八年，短的則只有幾個月就執包袱。正因為政壇像走馬燈，剛上位就要考慮爭取連任問題，誰在意為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着想？

難怪每次聯邦大選各黨的競選活動，都離不開「三部曲」：派糖籠絡人心；誇大吹噓自己；抹黑打擊對手。「糖」是有的，但都是到嘴不到喉，或者空口說白話，廣東人說的「得個講字」。像這次大選，大家都知道住房問題是多數國民的心病，超高房價令人喘不過氣，所以各黨都推出繽紛的住房政策，承諾短期內建造大批可負擔房屋，三十萬個單位，五十萬個單位，甚至一百萬個，就像競投一樣，越說越讓人眼花繚亂。錢呢，人力和土地呢？如何規劃？連邊都沾不到。仔細一想，每逢大選他們不也都是這樣煽惑人心嗎？

各黨也信誓旦旦，如果上台，一定會搞好醫療、教育、公共交通這些「老、大、難」問題。一堆甜言，一幅美好圖景，如海市蜃樓，過眼風雲。選舉過後，

獲勝者沾沾自喜，忙着搞賞出錢出力的哥們，哪還把民眾放在心中；落敗者酸溜溜，更不用為自己的大話負責。也許，這就是西方競選政治奧妙之處。

加國有四個大的政黨：自由黨、保守黨、新民主黨和魁人政團，除魁人政團只在魁省運作外，其餘都是全國性的。傳統上，自由黨奉行中間偏左政策，保守黨被視為右翼，而新民主黨則聲稱左派。

加拿大歷史上，只有自由黨和保守黨曾經上台執政。由於各黨都有自己的基本盤，政綱和出發點都會以擁護為基礎。當然，為爭取選票，各黨都吹噓代表全民利益，實際是不可能的。政黨輪流上台，政策偏重自然不同。例如不少環保措施，有的執政時極力提倡，有的剛上台就立馬禁止，讓人無所適從，大大影響了國家長遠發展。

長期生活在海外，看慣了「西洋鏡」，也逐步適應了西方的政治環境。不過，我對政客在大選時口若懸河的闊論已沒多大興趣，反而留意選區候選人平日言行，是實事實幹。

選舉日，我會一如既往到投票站，投下代表自己權利和義務的一票。

# 連繫

「奧能登國際藝術祭——海角車站駐駐及展覽計劃」即日起至十月二十四日在日本能登半島珠洲市舉行。香港藝術家郭達麟的作品獲選在石川縣珠洲市舊鵜飼駅展出，他透過作品提出對時代的觀察和疑問——一隻坐在舊鵜飼駅內外的巨型猴子裝置，形態恰如昔日站內看報紙等待列車的上班族，又如低頭查看手機的現代人。這景象引領觀眾思考互聯網能否帶動世界的連繫，或令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疏遠。 政府新聞處



客居人語  
姚船

田園美妙時刻。

而眼下，踏入九月，這裏已是秋風起矣，樹葉開始凋零，人們卻恍惚仍能聞到陣陣「甜香」。原來，加國將在本月二十日舉行聯邦大選，各政黨要員馬不停蹄奔走全國各地進行競選活動。為吸引選民，慷慨承諾、大手派「糖」幾乎已成為固定模式。

本屆大選按正常時間是在二〇二三年舉行，但執政自由黨是少數政府，在制定政策時受到掣肘。一般認為，自由黨在抗疫中表現受到多數國民認可，所以希望抓緊時機，通過提前大選改變議席狀況，變少數為多數。能否如願？政治風雲詭譎，千變萬化，難以定論。政治遊戲無疑是一場賭博，只看手段和運氣。



市井萬象

